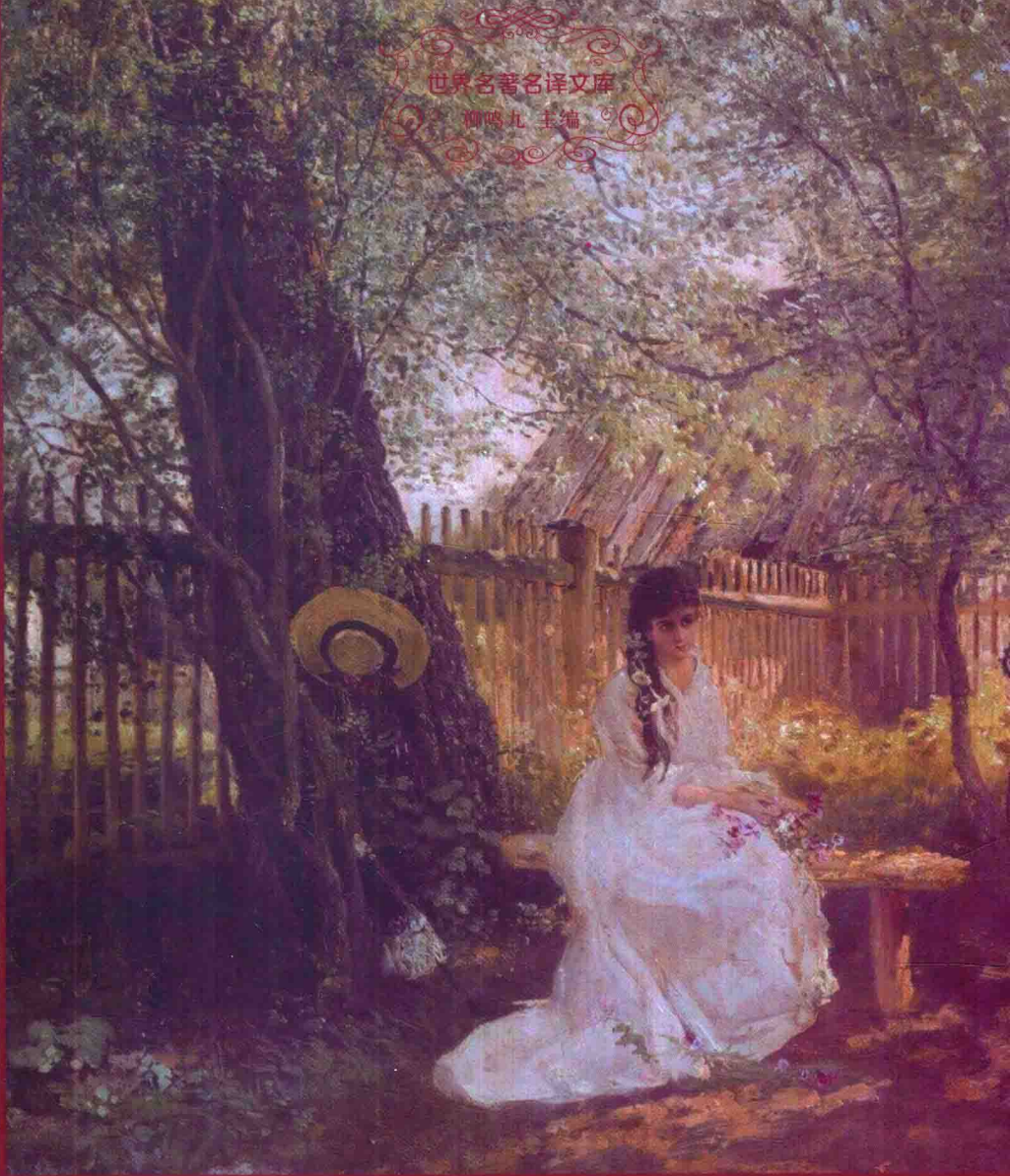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巴尔扎克集 01 柳鸣九 编选

欧也妮·葛朗台

〔法国〕巴尔扎克 著 罗国林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巴尔扎克集 柳鸣九 编选

欧也妮·葛朗台

〔法国〕巴尔扎克 著 罗国林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 / (法) 巴尔扎克著; 罗国林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6
ISBN 978-7-5426-5147-1
I. ①欧… II. ①巴…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7530 号

欧也妮·葛朗台

著 者 / [法国] 巴尔扎克

译 者 / 罗国林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顾文剑

特约编辑 / 邓 敏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78 千字

印 张 / 18.25

ISBN 978-7-5426-5147-1/I · 1017

定 价: 29.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黄 韬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

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献给玛丽亚

你的肖像是本书最美的点缀；但愿你的芳名在这里像经过祝福的黄杨枝，虽不知采自哪棵树，但肯定已被宗教圣化，永远翠绿，庇护家宅。

——巴尔扎克

论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

柳鸣九

1850年8月20日，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个小山坡上，在落辉的雾霭之中，一副包铅皮的橡木棺材缓缓放进了墓穴，这时，升起了一个声音，一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后来八十年代经常作为法兰西民族的代表的声音：“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一个”，“从今以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照耀在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①。

一个人物的历史地位，绝不是一时的颂词所能缔建起来的，哪怕是众口一致的颂词，而必须经过至少一二个历史时期的考验与鉴定。上述出自雨果之口的颂词已经过去一个半多世纪了，它承受了历史岁月的推敲。时至今日巴尔扎克不仅仅是法兰西上空的一颗星星，他已经成为人类文化星空中一个巨大的星座。当我们要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学历史中，举出这样一个作家，其劳动量最为惊人，其创作的规模最为宏大，众多的作品通过有机联系浑然一体，其创造精神最为浩博，思想内容丰富而厚实，而

^① 雨果：《巴尔扎克葬词》。

其整个创作既具有深广的历史内容，构成了整个一个社会、整个一个时代的活的历史，又凝聚着丰富的艺术经验，具有强旺的艺术生命力，以永不磨灭的艺术灵光，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当我们要举出这样一个作家的时候，往往最先就想起了巴尔扎克这个名字。

一 岁月难，作品比岁月多

巴尔扎克几乎是与十九世纪同时诞生，而与这个世纪上半叶的五十年始终相随。1799年，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法国已经在十年前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贵族阶级的政治统治权被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被连根铲除。暴风骤雨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革命的进程还没有告终。这一年，拿破仑取得了政权，开始了“法国革命最后阶段”的拿破仑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资本主义关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代了封建关系，拿破仑资产阶级帝国的版图几乎扩张到整个欧洲，拿破仑军队带到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虽然1814年波旁王朝又得以复辟，但并未能阻止资本主义关系在法国的继续发展，而封建贵族阶级在复辟时期也未能免于“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①的命运，不久，1830年的七月革命，就最终结束了法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自此以后，

① 恩格斯1888年4月给玛·哈克奈斯的信。

被打倒的封建阶级再也无法站立起来，资本主义秩序在法国树立了自己绝对的统治。

巴尔扎克所生活的这五十一年，正是法国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在这个资产阶级发展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①的时期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像在封建时代那样，带有某种命定性，取决于血统与门第，而是在自由竞争中起伏沉浮，“杂货商肯定可以成为法国元老，贵族有时会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②，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成为个人登龙发迹的保证，个人以自己的雄心与才能，就可以开拓自己的天地与领域。最高的典范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拿破仑，他从一个炮兵中尉成为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并且对有才能者加以破格的提拔，他的先例与他所充分兑现的资产阶级价值标准，成为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兰西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于是，在社会生活的领域里，怀着各种野心与各种才能的人，都进行着紧张的奋斗。也许只有考虑到这种时代的氛围与风尚，才能理解巴尔扎克身上那种要创建一个文学帝国的雄心与动力，才能理解一个庸俗的资产者的儿子何以成为《人间喜剧》的作者。

其实，这种性质的雄心与动力在他父亲身上已经有了，只不过是 在很低的水平上、在相当渺小的领域里。他的父亲出身于农村一个贫穷的雇农家庭，但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为了向上爬，他把自己原来的姓氏巴尔萨加以修改，冒充十七世纪书信散文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②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

巴尔扎克的本家。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在十九世纪初法国社会生活的沧海桑田中，如鱼得水，不断升迁，成为了一个富有的商人，在巴黎，他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中一名体面的绅士，在外省，他是当地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颇有地位的头面人物，虽然早年只受过一点初级的教育，但他附庸风雅，还写过两本书与一本回忆录。如果说，巴尔扎克从他父亲那里所继承的强壮的体质，过人的精力和顽强奋斗的干劲，对于他日后的惊人的雄心与劳作是不可忽视的天赋条件，那么，也许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那家庭变迁发展的历史所给予他的启示。

巴尔扎克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寄养在图尔市郊的农村，缺乏家庭温暖的生活，既给他的童年带来了痛苦，无疑也养成了他独立奋斗的精神。他先后在图尔与巴黎念完中学，1816年进入巴黎大学法科，此后，又在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书记，他的父母希望他沿着这条路在法律界飞黄腾达，他肯定也被令人眼花缭乱的巴黎生活燃起过各种各样的野心：法兰西学院院士、参议院议员、部长、富翁。但他终于选定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道路，这时，他正二十岁。

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雄心也许一开始就是惊人的，正像他后来在自己房间里一座拿破仑塑像的底座上所写的誓言那样：“彼以剑未竟之业，吾将以笔完成之”。他具备实现这一誓言的条件吗？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生来的文学天才，虽然，在小学与中学，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学生，在大学，他是文科的旁听生，对文学创作早已有了浓厚的兴趣，在学法律期间，律师事务所的经历又增进了他对人生的了解和对充满各种利害冲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但他真正要取得文学的成就，竟还要花费十年的时光。起初，他在巴黎

贫民区的一个阁楼上写他的诗体悲剧《克伦威尔》，结果，作品惨遭失败，为了经济独立，赚取稿费糊口，他与末流文人合作，写一些离奇怪诞、情调浪漫的无聊小说，这些无聊的小说有十几部之多。所幸他并没有把这些低劣之作当作自己真正的文学事业，皆署以笔名，并且在他成名之后，干脆就不承认出自他的手笔。炮制劣等小说并没有使他摆脱穷困，于是，他又梦想以各种办法发财致富，先是办出版事业，出版了莫里哀全集与拉封丹寓言集，结果大亏其本，接着，他又去经营印刷厂与铸字厂，同样以倒闭告终，留给他的的是高达六万法郎的债务。这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了。

困顿出天才，这虽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律，但对巴尔扎克来说，倒确乎如此。

在这十年的艰难生涯中，他进行了大量的文学技巧的练习，“我曾写了七部小说，作为初步的创作锻炼，一本练习对话，一本练习描写，一本练习如何组织人物，一本练习如何安排结构”，这显然磨炼出他小说家高超的艺术技巧。

在梦想发财，进行商业活动而又连遭失败的过程里，他亲身深入了现代社会那充满财产纠纷、买卖风险、竞争倾轧、投机倒把、阴谋陷害的经济生活，精通了期票、契约、证券、汇单的学问以及种种繁复的法律程序与手续，洞悉了那人欲横流中的每一个波澜，并且从自己失败与被追逼的经验中，深切体会到金钱对现代生活、对人的命运的作用，这一切将构成他宏伟小说作品中丰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

他在贫民区的生活，又使他认识了现代社会另一个巨大的群体，劳苦工人大众，“听着工人的谈话，我就能深深体会他们的生活，仿佛自己身上就穿着他们那身破旧不堪的衣服，脚上就穿着

他们那满是窟窿的鞋子；他们的欲望、他们的需求，这一切都深入了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和他们的心灵已经融为一体了……从那时起，我已经把那称作‘人民’的五光十色的东西加以分解，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以便能识别他们好坏不同的各种品性，我那时已经明白这个郊区、这个革命策源地可能有些什么用处。”^①这扩大了他小说家的社会视野，加深了他对同时包括了资产阶级与劳苦大众两个对立面的现代社会的认识与理解，而他在贫民区经常对周围环境与人物内心生活的体验感受、分析揣度，则又养成了他作为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可或缺的观察的习惯。

总之，这是巴尔扎克积累生活的十年，是他对现实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十年，也是他在艺术上进行磨炼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一位伟大的小说家逐渐孕育成形了。

因此，他1828年搬进卡西尼街一号后，在自己的书桌上安置了一座拿破仑的小塑像，并且在上面题写了他那豪言壮语的时候，他已经具备了在文学领域里创造出拿破仑式的奇迹的条件。

要完成伟大的文学奇迹，剩下来的事情似乎主要就是勤奋、艰苦的创作劳动了，如果说巴尔扎克十年积累时期之漫长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那么，他成熟阶段里巨大的创作量所显示出来的劳动强度，几乎可说是举世无双。1829年，他的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朱安党人》问世，到1848年，他完成了两个剧本《后娘》与《生意人》而最后停笔，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除了杂文、政论与剧本外，仅仅小说作品，他就创作了九十一部，平均每年写出小说四五种。

^① 巴尔扎克：《法西诺·加奈》。

一开始，他那积蓄已久的创作力，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造成了一种耀目的奇景：1829年《朱安党人》问世以后到1832年，他写作和发表了中短篇小说三十多篇，其中有《苏城舞会》（1829）、《猫球商店》（1829）、《高利贷者》（1830）、《家族复仇》（1830）、《三十岁的女人》（1830）、《沙漠里的爱情》（1830）、《红色旅馆》（1831）、《夏倍上校》（1832）、《图尔的本堂神父》（1832）、《玄妙的杰作》（1832）等，这些思想内容高度浓缩、艺术技巧圆熟的现实主义名篇，同时，还有别具浪漫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驴皮记》（1831）与对于了解巴尔扎克的思想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自传性小说《路易·朗贝尔》（1832）。

然后，就是整整十年的丰收，一系列在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鸿篇巨著，以极大的密度相继问世：《乡村医生》（1833）、《欧也妮·葛朗台》（1833）、《高老头》（1834）、《绝对之探求》（1834）、《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幽谷百合》（1835）、《无神论者望弥撒》（1836）、《禁治产》（1836）、《法西诺·加奈》（1836）、《老姑娘》（1836）、《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837）、《纽沁根银行》（1837）、《古物陈列室》（1838）、《比哀兰德》（1839）、《卡迪尼昂王妃的隐私》（1839）、《乡村本堂神父》（1841）、《于絮尔·弥罗埃》（1841）、《搅水女人》（1842），等等。

最后，他那宏伟的文学大厦落成了：1842年，他确定了《人间喜剧》的总体规划，把他数量庞大的作品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并且在最后几年里，又完成了几部文学巨著：《幻灭》三部曲（1837—1843）、《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7）、《交际花盛衰记》（1838—1847）与《农民》（未完成），更进一步充实了他的文学大厦的内容。

上述这个清单虽然简略而不完全，但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人的智力劳动竟然可以生产这样大的出息。如果考虑到巴尔扎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要经过反复的修改和增删，每排一次版校样要换十几次，那么，一部作品也就意味着成倍或数倍的工作量。他那紧张的一天，往往是这样度过的：半夜起床，喝一点咖啡，便开始写作，一口气工作十二小时，然后，再赶到印刷厂，审阅校样，同时又开始构思新的作品，或者，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两个月，集中精力进行写作，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八个小时。正是以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拼命的劳动，他十天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图尔的本堂神父》，三天三夜写出了不朽的杰作《高老头》，而《闻人高迪萨》与《卢琪利一家的自白》则都是一夜之间急就而成的……

还应该看到，巴尔扎克既不像蒙田那样有自己恬静的田庄，更不像伏尔泰那样有万贯家财，福楼拜的那种优裕的日子，他也未能享受，他一生始终是在经济的压力下进行写作。早年的穷困自不待言，后来他做生意亏本而欠下的债务，又成为了他沉重的包袱。是的，他成名以后丰厚的稿费收入使他还清了1829年以前所欠的六万法郎，但他奢侈的生活、阔绰的排场、放手的挥霍又使他不断欠下新债，到1836年的时候，债务总额又达到了十万法郎。旧的债务去，新的债务来，他的生活形成了这样一种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他所享用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在债券与期票紧张的川流不息之中维持着的，因此，不得不同时为了精神作品的生产与物质生活的保障而进行奋斗，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依然要不停地工作，没有尽头地奔忙，为的是设法支付票据”。^①如何致富以

① 巴尔扎克1835年8月1日致韩斯卡夫人的信。

彻底摆脱债务，始终是烦扰着他的一大问题。为此，他创办过两种杂志，其中之一几乎由他一人独力执笔；他制订过十几种企业计划，1838年，还亲自跑到科西嘉岛与撒丁岛，想找到可以开发的被废置的银矿；他还进行过许多试验，异想天开地想发明一种新的物质。而在碰壁之后，则又幻想有爱好艺术的大富翁给他无穷无尽的施舍，帮他还清债务，或者谋求娶一个有钱的妻子，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当他从所有的幻想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仍然只能以他坚忍不拔的毅力、靠他强健的体格与创作才能去进行极度辛苦的创作劳动，在劳动中用浓烈的黑咖啡刺激他疲惫的身心。

日积月累，他消耗了成吨的咖啡，在为自己与富孀韩斯卡夫人的婚事奔忙了一阵之后，他结婚不到半年，终于倒了下来，死于五十一岁。一生如此短促，岁月如此困顿，而作品却比岁月还多。这是巴尔扎克作为一个人所创造的奇迹，也就是巴尔扎克作为文学家之所以伟大的第一层含义。

二 前所未有的文学大厦

对于文学家来说，多产不一定就是伟大的标志。在人类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多产作家并不乏其人，然而，能称得上伟大、能与巴尔扎克并肩而立的却几乎没有。巴尔扎克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多产作家不知多少倍的是，他数量庞大的作品，并不是零乱的堆积，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人间喜剧》。

这是一个怎样的整体呢？它由那么多单个的艺术杰作组成，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或少数的几部，就足以使作者在文学史上占